

《圣经》对西方近代作家作品的影响

高志旺

(湘潭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圣经》不仅是基督教教义,还是西方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源泉。许多西方名著都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章从莎士比亚、但丁、约翰·弥尔顿、约翰·班扬和歌德等的代表作入手,探讨《圣经》与近代西方文学的关系。

关键词:《圣经》;西方文学;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I50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50(2007)04-0045-02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由《旧约》和《新约》组成,《旧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新约》形成于基督教兴起之后。全书共27卷,按其内容可分为四类:福音书、使徒行书、使徒书信和启示录。在欧洲5~15世纪的中世纪里,《圣经》成了人们信仰、生活和言行的准则,知识和真理的依据,甚至具有法律效力,而《圣经》中的故事、格言、典故、传说等构成的“圣经文学”,标志着古代社会衰亡之后中世纪的崛起。如果我们打开西方近代文学史册,就会发现,以《圣经》内容为素材或《圣经》思想为主题的文学著作占相当大的比重,而且这些文学著作在文学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一、《圣经》与文艺复兴先驱但丁的《神曲》

13世纪是欧洲中世纪社会发展的顶峰。但丁(1265—1321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也是中世纪西方最重要的作家。恩格斯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神曲》是但丁在流放期间写的一部叙事长诗,分为《地狱》、《炼狱》、《天堂》三部,它采用中世纪梦幻文学的方式,描述自己梦游地狱、炼狱、天堂三界的所见所闻所感。但丁在众多贤哲中提及《圣经》中的亚当、亚伯纳罕、挪亚、摩西、大卫、圣母、耶稣,对《旧约》和《新约》中的说教、象征、启示、福音等均有详尽的刻画。而且在寓意上,《神曲》所采用的由地狱经炼狱而至天堂的经历,也是表述《圣经》神学所宣扬的人的精神道德,通过净化罪恶而趋于完善,其创作的指导思想与《圣经》神学理论一脉相承。

《神曲》敲响了新时代的晨钟,14~16世纪,西方迎来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名义上打着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帜,实际上要求以人而非以神为中心来考察一切。宗教改革运动是16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在宗教改革旗帜下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反封建的社会政治运动。1517年,德国人马丁·路德发表《九十

五条论纲》,公开抨击教皇出售赎罪券的行为,宣扬“依靠信仰得救”,《圣经》为信仰的最高准则。宗教改革实质上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新觉醒,它是人自身为本位、中心和出发点的人本主义思潮。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圣经》文化被注入了新的人道主义内涵,它渗透到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小至整个民族的生活习俗中。

二、《圣经》与莎士比亚戏剧

新的思潮给西方文学带来生机盎然的局面,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文学家。但丁、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等人的著作使人耳目一新,精神大振。这种文学上的超越和发展并非凭空而来。让我们从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著名诗人、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看看原因究竟何在。毋庸赘言,《圣经》自始至终都贯穿着鲜明的仁爱、宽恕和博爱的基督精神,而这一精神一直是莎士比亚竭力宣扬的主题。在早期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劳伦斯神父是仁爱的化身,在他的劝说下,两仇家言归于好,这种宽恕与和解是基督教精神的鲜明写照。在《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把一个原本是血亲血仇的野蛮故事置于基督教的背景下,放在当代的大环境中去演绎,成功赋予此剧新的人道主义精神。《哈姆雷特》以其引证《圣经》和语录的数量之多而著称,其情节亦不止一次地求助于某种神学论点。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堪称是集中体现仁慈、宽恕和博爱精神的喜剧杰作,剧中的安东尼奥是以基督徒的身份出现的,他的思想和行为同样符合基督徒精神。他按照《圣经》的教导办事,借钱给别人只为解人所难,不为取利。他本着一位基督徒的精神,为朋友担负债务。在法庭上,他坚持正义,甘愿践约受罚,而且面对苦难,默默忍受,表现出耶稣基督曾经表现的那种死而无怨的美德。显然,莎士比亚在这里更多的是以理想基督徒为模型塑造了安东尼奥这一艺术形象。据统计,莎剧每出戏剧引用《圣经》平均数达14次之多。英国当代文学评论家海伦·加德纳把莎剧称为“基督教悲剧”,她自己解释道:“我的意思是说,它所揭示的神秘,

收稿日期:2007-06-23

作者简介:高志旺(1973-),女,河南信阳人,硕士,研究方向为世界史。

都是从基督教的观念和表述中产生出来的,它的一些最有代表性的特点,都是与基督教的宗教感情和基督教的理解相联系的。”英国学者柏格里说得更为直接:“甚至可以说,没有《圣经》便没有莎士比亚的作品。”总之,莎剧中的这些人尽管受尽磨难,甚至牺牲,但他们所代表的仁爱原则体现出作家在利己主义泛滥肆虐的情况下,对所抱有的坚定信念,以及重建人文主义理想人际关系模式的愿望和企图。

三、《圣经》与清教徒作家作品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基督教“清教革命”的外衣下进行的。新兴的资产阶级主张纯洁教会,清除国教中天主教的影响,因而有“清教徒”之称。清教徒主张勤俭节约,以利于资本积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清教徒文学。清教徒作家以《圣经》为思想武器,宣扬资产阶级革命观,以约翰·弥尔顿和约翰·班扬为代表。弥尔顿的代表作品《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都直接取材于《圣经》。亚当、夏娃被逐出乐园的故事出自《旧约·创世记》,撒旦反叛的故事出自《新约·启示录》。史诗赞美了撒旦的反抗,弥尔顿把上帝写成了暴君,歌颂上帝的诗句显得苍白无力。而描写撒旦与上帝的对抗却洋溢着激情。他是一个战斗者的形象,体现了清教徒的革命思想。《复乐园》取材于《新约·路迦福音》,描写耶稣拒绝魔鬼撒旦的种种诱惑,坚持自己的信仰,表现了革命者坚贞不渝的气节。《力士参孙》取材于《旧约·士师记》,描写参孙撼倒大柱的复仇故事,揭示出参孙内心的痛苦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这三部长诗吸收了圣经文学的象征和寓意手法,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即对封建复辟时期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清教徒思想的赞扬。另一名英国清教徒作家班扬的名著《天路历程》虽跳出《圣经》的题材范围,但其主旨则紧紧围绕《圣经新约》(见《马太福音》)所宣扬的只有敢走“窄门”属灵之人才能获得新生到达天国的道理。通过一个基督徒历尽艰辛,冲破重重障碍,最后抵达天国的经历,表明由于人性的软弱,要真正走向天国之路是艰难的,只有坚定对上帝的信念,绝对信仰上帝和基督,才能进入天国之门,最终到达天国,否则在半途中就会受到种种诱惑,永远进不了天堂。同时寓以新意:揭示了复辟时期腐败、淫乱的社会风气和人民的反抗。作者意在展示绝望的人如何寻求救赎,如何寻求精神回归的心路历程,作品对后来英国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道格拉斯说:“几乎每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必读这一本书。”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最畅销的一本书!如果没有圣经,就不可能有文学佳作《天路历程》。

四、《圣经》与歌德的《浮士德》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18世纪,在一些国家已经有相当强大的力量,推翻封建制度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革命形势需要用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知识启迪人们的

头脑,破除宗教迷信和封建偏见造成的人们思想上的蒙昧,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做舆论准备,由此产生了启蒙运动,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宣扬启蒙思想的启蒙文学很快成为18世纪欧洲文学的主流。诚如恩格斯所说,德国“这个时代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却是伟大的”。这不得不归功于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狂飙突进运动”是德国在18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发生的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德国启蒙文学在“狂飙突进运动”中得到长足发展。歌德(1749~1832)是德国伟大的诗人、剧作家和思想家,也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他的一生跨两个世纪,这个时期正是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他于1773年着手写作《浮士德》,1831年完成此书,历时60年,《圣经》在他提炼素材的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诗歌开头的“天上序幕”根本就是《约伯记》头两章的摹写。在《约伯记》中上帝称约伯为“我的仆人”,在《浮士德》中上帝也如此称呼浮士德,《约伯记》中的撒旦极力控告约伯,表现出对人的极端蔑视;《浮士德》中的靡菲斯特也把人看得“比牲畜还牲畜”,他在上帝面前控告说,他只需用一点官能享受就能把浮士德引上魔路;《约伯记》中上帝也允许撒旦试炼约伯。这些都说明《浮士德》的“天上序幕”是以《圣经》为蓝本的,在最后一幕“灵魂得救”中,歌德显然受到《圣经》的启发,让天使用爱火打败魔鬼,使浮士德的灵魂得救。歌德将约伯改写为浮士德,将撒旦改写为靡菲斯特,说明其善恶、辩证的哲学,而浮士德将《约翰福音》中的“太初有道”改为“太初有为”则体现了歌德进步的人生观和“狂飙突进”运动所倡导的积极进取精神。《浮士德》、《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并列为欧洲文学的四大名著,其作品构思宏伟、内容博大精深,当之无愧为欧洲启蒙运动中成就最高的文学作品。

综观西方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圣经》与西方近代文学的每一次时代嬗变都紧密相连,《圣经》与西方近代文学的碰撞、交融,全方位多层次的渗透,使西方近代作家的作品呈现百花齐放的奇观,并逐渐形成西方近代文学史上的璀璨的文学艺术。正如加拿大渥太华教授谢大卫强调所说:“事实上,圣经在西方文学中成了如此基本的文献,以致假如缺少了圣经先例,西方文学几乎不可能出现今天的面貌。”

参考文献:

- [1] 海伦·加德纳. 宗教与文学[M]. 沈弘,等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 [2] 恩格斯. 德国现状[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谢大卫. 圣经与西方文学[A]. 西方文学与基督教学论文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孙咏梅